

# 张欣·都市文学不是一张包装纸 写作不能靠“二手生活”

文/羊城晚报记者 陈晓楠 孙磊

日前,广州话剧艺术中心开年大戏《索爱》上演,这是作家张欣首次跨界编剧,将自己的电影文学剧本搬上舞台。这部作品是张欣对文学的全新探索,聚焦原生家庭创伤,为观众提供一个全新的视角,审视当代都市人的情感生活与精神世界。

张欣是一位与中国当代都市同步成长的作家,被誉为“最早找到文学上当今城市感觉的人之一”。她的作品多反映南方沿海城市白领女性的生活,以独特的价值观和对人性的深刻洞察力,获得读者的广泛认可。张欣的散文集《泡沫集》展示了她对人心和人性的深入关注,而长篇小说《不在梅边在柳边》和《终极底牌》则出色地描绘了繁华都市中人性的沧桑和考验。

在《索爱》这部原创情感心理话剧中,张欣将自己对城市生活的深刻理解和观念转化为戏剧语言,让都市中凝聚的情感点亮一盏灯。她说,都市文学不写猎奇,也不再遵循过去的套路写人们对物质的你争我夺,而是写能够触及灵魂深处的东西。

近日,张欣接受羊城晚报记者专访——



《索爱》剧照

## 一直“灌水”的作家精神会逐渐萎缩

**羊城晚报**:为何选择跨界创作话剧《索爱》?  
张欣:我曾经在部队文工团工作过,对戏剧并不陌生。因此有合适的题材,写一部话剧很正常,没有特殊之处。

**羊城晚报**:为什么题材聚焦原生家庭的创伤?  
张欣:关于选材,我以往主要写现实主义。我们一直在说文学反映现实,但是具体做起来,每个作家的关注点都不同。这次创作,我写一个缺失爱的家庭,写每个人在寻找爱的过程中成长。我会更主动地关注普通人身上的情感,而对宏大叙事比较警惕。如果都是宏大的叙事,细腻的东西就会流失掉。我认为记录这些很具体的个人遭际和情感的心路历程非常有意义。

**羊城晚报**:在创作现实题材的细微之处,您怎么把握虚构和非虚构?  
张欣:看这个题材适合什么,就用什么办法去写。但因为我是小说家,所以我偏向虚构。近几年非虚构非常盛行,它更接近生

活的真实,大家也非常需要真实。但我认为虚构和非虚构是一体两面,虚构非常考验作家。如今越来越多的人从事写作,包括投身网络文学,看起来这条路好走,但我认为是越来越难了。

**羊城晚报**:为什么觉得写作这条路越来越难?  
张欣:因为没有人关注你说什么。每个人都想说,都不想当听众,所以引起我们深思,以及特别触动我们的作品还是比较少。

小说创作并不是越写就越成熟,越熟就越吃力。创作永远都是归零的,你写完一部就不能再复制。如果只是搭个架子,一直灌水,这样的作家会逐渐精神萎缩,也并非真正的创作者应有的行为。

我有时会觉得越写越不知道该怎么写,或者经常被这些问题所困扰,但仍然要不断克服并将好的内容呈现出来。小说最重要的是呈现能力,每一个对自己有要求的作家都在思考如何突破自己,如何把内容呈现得更精准。

## 要写出读者内心深处的疼痛

**羊城晚报**:您最近关注的写作题材发生了变化吗?  
张欣:我还是比较关注都市生活。前段时间的小说写民国时期的广州,也一样是城市书写,在《花城》杂志发表,书还没出版。我认为作家需要展开一个自己能写的范畴,并且持续发力。

写都市小说,广州可以借鉴的东西并不多,不像北京、上海。要挖掘我们这边的地域风貌和人的气质,实际上还是蛮难的。我是江苏人,从小来到广州,在这生活了很多年,但与地道的广州人相比,认知上还是隔着一层。因此,我也是用外地人的眼光看待现在和过去的广州,也要慢慢了解、接近这个城市和这里人的特质。

**羊城晚报**:更多是以旁观者的视角来书写广州?  
张欣:在广州生活,和你真正动笔创作关于广州的小说,两种感觉不一样。你越是认为你离这个城市很近,和这里的人特别熟

悉,你越写不出来。因为你没有更深入地往前走一步。我在三四十岁时,很想写一个关于广州的故事,但我写不出来,找不到人物身上的魂。然而,过去留下的北京、上海的作品很容易看到“魂”的。虽然张爱玲也写过香港,但她的上海戏仍然很丰富。

同样是写城市,你需要找到个性和骨子里的气质。我用了很长时间都找不着,我们对广州的描述太外化了,总是永庆坊、人字拖、美食等,这些因素本身并非文学,文学必须见“人”。我们并非不能写醒狮、龙舟,但如果里面没有人,很难让读者了解这个活生生的社会和里面的人到底是怎么回事,会找不到“人魂”的感觉。

很多作家也在探索,写出来的东西非有气息。但也有很多写作者没有给广大读者留下印象。这仍然是一个如何呈现的问题。当然,无论是我这样的老作家还是年轻作家,大家都在努力寻找突破瓶颈的机会。我们不一定非要写出广州的《繁花》,它是一种地域文化特有的,你不可能去走别人走过的路;但我们可以通过努力找出广州本土的东西。作家不能有二手生活,必须自己查资料,自己去想,这个城市让你印象最深的人物是什么?他们身上的魂到底是什么?要自己找到才行。

**羊城晚报**:这要求作家“田野调查”的功夫够硬?  
张欣:是的,但思考更为重要。作家需要反复思考你要表达什么,是什么支撑这个人物这样走过来的,为什么会感动你?现在根本不缺故事,今天听到一个好故事,我这样的老作家不可能直接写出去,不然呈现的东西会比较表面。驾轻就熟的东西写多了就容易有套路。真正的作家要避开热闹,避开热门写作。表面看似热闹的事情,实际上它有更深刻的原因,你需要写出读者内心深处的疼痛。

## 过于注重意义反而会出现偏差

**羊城晚报**:城市化的进程伴随阵痛,如今有不少社会学和人类学学者也在关注都市生活中或宏观或微观的问题,同样关注个体的境况。在创作过程中,您会以社会学或人类学的眼光对都市生活进行观察、对话、思考、书写吗?  
张欣:你说的偏重学者型作家。我应该想不了那么深远,因为我还是侧重文学的角度。我们对写作的理解应该更加下沉,而不能总是上升。“下沉”非常重要:我们了解多少人的艰辛故事和喜怒哀乐?了解一个打工人每天如何生活、如何解决三餐问题?他最后要回家乡吗?文学应该更加下沉。

有时候过于注重意义反而会出现偏差。但也不是像照相机一样,完全照搬生活的样子,这也不是文学。所以,我认为都市写作的难度也在于此。

**羊城晚报**:“下沉”是指关注到人心深处、灵魂深处的东西吗?  
张欣:正如我之所说,生活中有许多假象,有时每个人所呈现的与实际的东西存在差距。互联网提供了很多便捷,但是存在一个问题,即人与人之间存在隔膜。我随便碰到一个人都说自己“社恐”。后来我关照个体的境况。在创作过程中,您会以社会学或人类学的眼光对都市生活进行观察、对话、思考、书写吗?

张欣:你说的偏重学者型作家。我应该想不了那么深远,因为我还是侧重文学的角度。我们对写作的理解应该更加下沉,而不能总是上升。“下沉”非常重要:我们了解多少人的艰辛故事和喜怒哀乐?了解一个打工人每天如何生活、如何解决三餐问题?他最后要回家乡吗?文学应该更加下沉。

有时候过于注重意义反而会出现偏差。但也不是像照相机一样,完全照搬生活的样子,这也不是文学。所以,我认为都市写作的难度也在于此。

**羊城晚报**:“下沉”是指关注到人心深处、灵魂深处的东西吗?  
张欣:正如我之所说,生活中有许多假象,有时每个人所呈现的与实际的东西存在差距。互联网提供了很多便捷,但是存在一个问题,即人与人之间存在隔膜。我随便碰到一个人都说自己“社恐”。后来我关照个体的境况。在创作过程中,您会以社会学或人类学的眼光对都市生活进行观察、对话、思考、书写吗?

## 情感是苍茫人生中的一盏灯

**羊城晚报**:您以前说过书写会让您自身得到疗愈?  
张欣:书写对我来说已经成为一种生活方式。《索爱》的剧本创作就是一个例子,有时候你碰到一件事,你想知道这件事的走向是什么,这是一方面;通过这件事情,你想发声,你想表达你的想法,这是另一方面。我们对于家庭的塑造后来变得很常规化,总是觉得一个家庭后来都会分解,各走各的路,这种做法不对。

所以我认为文学创作的高度不在于从社会学或人类学的角度出发,而在于写一件事时,这件事是否触动了你,让你想要传达些什么。一定要触及人性的东西。我们老说有香港文学塑造的人物形象,流露出赤裸裸的对金钱的热爱,但这就是最接近人性的,所以作品就好看。当然,有的人也有神性的一面。无论如何,关键是一定要打动你。所以不能从一个模式出发,非要拔高某个人物,这种写作就很难治愈自己。而是从普通人的想法和高度出发,让人物最后与自己和解,就会有治愈的效果。

**羊城晚报**:您以后会更加关注这种书写方向吗?  
张欣:我认为文学肯定要越来越关心我们的精神健康、精神世界。都市文学不是一张包装纸,阅读好的都市文学,即使你什么都没得到,也温暖了你的内心。我写《索爱》也提到了一个观点,即情感是苍茫人生中的一盏灯。

**羊城晚报**:正因如此,您近年作品从揭露冷酷、批判阴暗而逐渐回归到关注人性温暖?  
张欣:这是一个过程。作家写到一定程度后就会转变观点,最初认为揭露阴暗更深刻,认为玫瑰色理想主义的东西很矫情,后来回归到关注人们的困境,连接人们的情感。

### 【有感于思】 阎晶明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 新的革命加爱情

张平是一位有多重身份的作家。身份的不断增加,对一位小说家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们不能简单做出结论;利用得好,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利用得不好,会对创作形成消解甚至抵牾。在文学创作上,张平已然获得足够多与足够分量的荣誉,但对他这样一位具有多重色彩的作家而言,要在文学界确立位置,还需要对其作品有足够多与足够深入的阐释。

最近几年来,张平集中推出了三部长篇小说,他不是以言辞、不是以访谈,而是以长篇小说强势回归。他的最新一部长篇小说《换届》出版,再次证明了他在创作依然保持着旺盛的状态。

在我看来,《换届》有这样一些特点。

一是小说保持着正面进攻的姿态。所写的省情、市情,所写

### 【拒绝流行】 曹林 北京时事评论员、大学教授

#### 超越寻找简单结论的阅读

年少时读书,特别热衷于寻找某个简单的结论,觉得一本书的价值就在于能够“千头万绪,归结为一句话”,找到代表结论的那句话,就觉得已经掌握了这本书的精华,算是读过了。书读多了,自己也写书教书,渐渐意识到,这是一种要不得的肤浅读书习惯,带着中学时代“总结中心思想”“找关键词”的应试惯性。真正的读书,需要戒除那种“找简单结论”的简化诱惑,而是要读到复杂性。深刻的读书过程,应该总能在掩卷之余在脑海里盘旋这两句话:这事儿没那么简单。那么,问题又来了!

所谓认知肤浅,就是对世界的

### 超越寻找简单结论的阅读

了解冻结于某个简化的结论。所以,苏珊·桑塔格说,一切真正的理解,起源于我们不接受这个世界表面所表现出的东西。读一本书,如果读到的仅是某个简单的结论,说明我们对一个问题的认知仍停留在薄和浅的“表层”,没有对“已知”形成某种冲击、碰撞、挑战,它只是既有认知区中某种“熟悉而愉快的确证”“未增加新知的肤浅读书习惯,带着中学时代”总结中心思想”“找关键词”的应试惯性。真正的读书,需要戒除那种“找简单结论”的简化诱惑,而是要读到复杂性。深刻的读书过程,应该总能在掩卷之余在脑海里盘旋这两句话:这事儿没那么简单。那么,问题又来了!

所谓认知肤浅,就是对世界的

### 【昙花的话】 尤今 新加坡作家

#### 语文阅读有标准答案吗?

最近,在南昌青苑书店为我举行的新书发布会上,一个18岁的青年提出了一个让他困惑的问题:

“我是在语文的阅读题上第一次接触您的作品,篇名是《追寻书籍的味道》。其中有一道题目要我概括对这篇文章精神内涵的理解,我洋洋洒洒地写了三大段,结果得到0分,因为我的答案跟出题人的答案不一样。请问,您是否认同以标准答案的方式来理解您的文章?如果由您来做阅读题,可不可以写出出题者想要的答案呢?”

我坦白地答道:“如果由我来回答,我可能和你一样拿零分。”

同一篇作品,由一千名读者来读,就有一千种不同的理解,而各人所汲取的精神养分也截然不同,根本没有统一的标准答案。文学作品有一种温润、温柔的味道,然而,一旦转化成考题,立马会变得僵硬冰冷,让人望而生畏。尤其是当学生使尽洪荒之力作答却捧回一个大鸭蛋,也许对文学的热情自此便会降至冰点了!

文学作品,实际上犹如万花筒,不论从哪个角度看,每个画面都有自己的灵魂,观者可以透过自己的观点赋予它新的生命。硬生生地以解剖数学的方式来加以分析,这种一加一等于二的刻板,对文学生命是一种戕害与扼杀。

我认为,语文老师如果要以文学作品出题的话,在设置答案时,就必须有一种海纳百川的包容性。

### 【旧刊重识】 杨早 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

#### 向山田洋次学习

关于电影《沙鸥》,八岁的我只留下了两个印象:一是女排队长沙鸥不吃牛肉,但为了为国争光不得不痛苦地硬吃——天哪,我愿意顿顿吃牛肉!可惜我不是女排队员。二是沙鸥在最苦闷时和男朋友去逛圆明园,漫步在废墟上,画外音说的是“都烧光了,除了石头”“其实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便成了路”。这又是一句我从电影里学到的鲁迅的名言。电影真是那时的好学校。

后来我当然知道《沙鸥》的编剧与导演,是著名的张暖忻,一起编剧还有她的丈夫李陀。人和戏,都是20世纪80年代重要的文艺史符号。当时的宣传口径是:“没有目标就没有生活,崇高的目标使人变得崇高;真正的幸福不在于目标是否达到,而在于为实现目标所作的努力和奋斗,崇高、伟大的目标不是一人能所能实现,它需要一代又一代不懈地追求——这就是《沙鸥》给我们的启示!”

新锐评论家郑洞天给《沙鸥》的定位则是:“艺术的翅膀,要永远随人民的

### 【如是我闻】 李雪峰 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

#### 夏安居

原来的名字是Exerzierplatz,汉语的意思是“阅兵场”,现在是一个自然保护区,其实它的位置就是埃兰根根市的一处军事旧址,这里是弗兰肯沙地轴心的一部分,这也是我每次散步回来,鞋上全都是沙子的缘故。

在德国的大城市中,有这样大的一片自然保护区,对于城市居民来讲,可以说是一件奢侈的事情。你走过草地的时候,不时可以看见其中的牌子,上面画着筑巢的小鸟,写着:3月15日至7月31日是筑巢的日子,请勿入内。意思是请大家不要打扰这些鸟类筑巢,除此

### ●随手拍

#### 除雪护绿

口图/文 徐曙光

1月21日夜至22日凌晨,浙江开化县境内普降中到大雪,有的地方积雪厚度达10多厘米,雨雪冰冻灾害造成该县墩月钱等公路沿线毛竹、杜英等树上积雪结冰严重,不少树枝都被积雪压弯了腰。道路养护人员冒着严寒,及时清除积雪,保障安全。

随手拍专用邮箱: ycwbyb@163.com

### 【不知不觉】 钟红明 上海《收获》杂志副主编

#### 克服写作危机的途径

我还是更容易记住一个作家最初的情感和气息、繁茂生长的细节,不用再次阅读,就会浮现眼前。比如黑孩重新回到文学写作里来,是2019年在《收获》刊载的长篇《惠比寿花园广场》,后来她又在《收获》发表了几部长篇小说,但我还是会想起最初“惊艳”的感受:某一个夏日,女主在日本东京的惠比寿花园广场溜达。广场上最高的大楼,仿佛是大片蓝色的玻璃建筑的,而大部分建筑物的屋顶、栏杆、窗框、街道的标示牌的基调,是金黄色和墨绿色的。到了晚上10点,露天酒吧那里人群熙攘,啤酒的香气如瘟疫般蔓延开,连夜晚的天空都蒙上橙黄的啤酒的颜色。她对自己说,什么时候有了钱,要把家搬到惠比寿来。她的“逃离”目标有些远,但她遇到了一个住在惠比寿花园的男人,然后她就搬过去一起住,